

天鹅 副刊

夜宿横道河子小镇

徐亚娟

迎着夕阳,高铁列车缓缓进站,落日余晖洒在站台外的山坡上,树木丛生,霞光中的枝叶五彩斑斓,巧笑嫣然,迎客的小手已经伸到了站台上。

此时的横道河子小镇,有几分恣意萧瑟的野趣,山岭横亘,山路纵横。这座百年前,始于中东铁路建设时期的小镇,如今好似山间一座小小的童话城堡,目之所及,都是百年前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老房子,横不成排,竖不成行,或明黄或深绿,或飞檐或尖顶,单看一栋是慈祥的老祖母,放眼小镇,明明是一群栖息在河岸边姿态各异的小鸭子。

小镇炊烟升起,老房子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弥漫在街上,有踏着落日余晖继续慢行的旅人,有守着摊位还在烤串的店主。有人追着霞光拍照,也有人在路边继续画画。远处的高铁车站有列车疾驰而过,小镇中心那座百年老火车站,也还有绿皮火车鸣笛出站。

师弟满涛对于我的随性到来,丝毫不觉得意外。他今天从牡丹江市内回到横道小镇,和大哥满飞一起陪着八旬父母在河边钓鱼,我下车的时间也是他们垂钓结束的时间。作为在横道河子小镇长大的人,每逢节假日,他们一家人总是要回到小镇走走。

姐姐满娟的家就在横道河子小镇。对于我这样的不速之客,满娟和家人都不意外,她说,横道小镇,来的都是客,从来没有不速之客。

满娟的女儿欣欣接过老舅满涛递过来的水桶,桶里是二十多条不到一拃长的野生小鱼儿。欣欣说,她直接在楼下就把鱼收拾干净再拿上去。满娟挽着腿脚不大灵便的母亲上楼,父亲满大荣手里拿着一个大石榴,忙着招呼重外孙女小米。大哥满飞在收拾渔具,虽然钓回来的鱼不多,可是装备很是齐全,装满了整个后备箱。

楼上,满娟的丈夫,正在厨房炒菜。饭桌上是一盘已经切好的香鸭和已经拌好的家常凉菜。

满娟从楼下院子里的大铁锅端出早就炖好的小笨鸡,整整两大碗,泛着油光,香气四溢。满涛埋怨姐姐炖小鸡没有放蘑菇,也埋怨外甥女欣欣在楼下收拾鱼,影响了鱼下锅的新鲜程度,外甥女欣欣计算一下时间说,可能前后只有一分钟距离,大家相互调侃



《暖冬》 水印木刻 21x27cm 周胜华



《青丝》 版画 郑子江

行与思

西双版纳的风与景

安石榴

在西双版纳的旅途中,吃的第一顿饭是东北饭。这家东北菜馆在临街的好位置。我丈夫点了芹菜肉水饺,我要了尖椒肉丝炒饭。纯纯的东北“风”。因为我们在云南已经一周,东北胃开始激烈造反了。老板娘和服务员在大厅边的工作间包饺子,老板往厨房去炒饭,我赶紧加了一句:“老板,火大点儿哦。”果然,端出来之后,我这盘炒饭里面的肉丝和尖椒星星点点显出“美拉德”状态,我丈夫的水饺也饱满着“肚子”,完全符合老家格调。“云游”至此,第一口东北饭啊,通体舒坦!心里感慨,一个人真的不需要许多,不需要很多啊。实际上,平日的我也就是这样,不是一个需求很多的人,但旅行的确让一个人更加清醒。

聊天是必不可少,尤其在人酒足饭饱之后。正巧不是饭点时间,食客只有我们夫妻两人,一个独自用餐的老年女士,两位来自海拉尔自称出差的人。于是我们知道老板夫妻是吉林人,真正的东北老乡。

大家都知道,东北人的乡情地理范畴是黑、吉、辽三省加内蒙古东部。换句话说,这四个地方的人在异地相遇时,嘴上不一定说,内心都互认老乡。说到底,这片中国版图上广袤的东北土地上的人,情感和认知上广泛共情,深度融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试着谈一下。以我为例,从小到大的各种表格籍贯一栏都写:内蒙古汉族。

因为我的曾祖父、祖母都出生在那儿。但我父亲出生在黑龙江。我母亲家族世代居住在吉林,母亲八岁时随我外祖母迁居黑龙江。我兄弟姊妹六人,二姐在辽宁本溪、锦州工作,生活已经五十年了。锦州在辽西,与内蒙古东部相连,也就是说,与我的祖居地接壤。我们这个家族的血脉清晰地在四地流动。说白了,在东北,多数人家都有类似我家这种亲族迁徙、繁衍的线索。所以,东北四地的高度融合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它伴随着东北人的生命史。甚至,这不是一条单纯的迁徙线索,在与酷寒的对抗中,在千余年来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四地的人逐渐将东北人的基因镌刻在了骨血之中,有了共同的文化背景。

实际上,我说了这么多,本意还是要回到西双版纳上来,看看这里的情况。我们离开了吉林老板之后,去闲逛,便遇到了大庆人的馒头铺、丹东人的豆腐摊,又在告庄旅游园里遇见一个更大的东北饭店。这家饭店的老板和服务员依然是一个家族,他们都长得高高大大,饭店的大堂灯火通明,无论是否相识,食客们轻松地交流,笑声不停——这是比较典型的东北风气。这是告庄的情形。后来我们到景洪去,一脚踏入一个小店,起初没大注意,吃一碗馄饨而已,却发现老板娘来自黑龙江八五三农场,然后她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东北人开的快捷宾馆。这让我笑着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西双版纳的春风都带着东北味儿呢?

事实上,我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现象,因为我只不过是那个喜欢自由的普通游客而已。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些现象。比如,西双版纳遍地东北人,有一些是来越冬的,有些是做生意的。有些人的西双版纳之行更有戏剧性,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小店老板娘,六十岁开店的老年人,她说她是来越冬的,第二年春天却没走,留下开店了。我问她,生意怎么样?她说还行吧,每个月所有费用都去掉,还能剩个一万块左右。我觉得这的确不算大买卖,但显然是个不错的平民生活。当她知道我们刚刚从告庄来,又说起她认识的一个人——当然也是东北人,在告庄开饭店,曾经一年挣了一百万。但对我来说,我亦不知道这个数目是多还是少。我心里想的是别的问题,比如,我一路从西双版纳的告庄到景洪,看到的做生意的东北人几乎都有了些年纪的人,甚至就是老年人,或接近老年人的年龄。我心里暗想,当下很热的银发经济居然也能让东北人反向操作了一把,这或许是很东北的一件事。坊间流传的,对东北人的刻板印象,会不会被这活生生的、多姿多彩的东北人的行动力而粉得稀碎呢?

这个也没多想,因为有两个新的观察涌上心来,一个是西双版纳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主要是指它的包容性。东北人能够安居西双版纳,是不是从这块温暖的土地上找到了从东北那块以包容性著称的热土上早已熟悉的气息?另一个问题是,在西双版纳我并未见到几个年轻东北人面孔。我心里很赞这一点,就是说,我很赞同年轻人的选择。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在大理的洱海边遇到一个二十五岁的鸡西男孩,他给了我另一个观察视角,但这可能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着,说笑着,新鲜的小炸鱼已经飘出了香味。满涛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虽然已经年满五十,好像还是习惯用挑剔饭菜的方式在家人面前撒娇。

大煎饼是横道小镇的特产,干炸小鱼嫩鲜酥,大煎饼卷炸鱼是满家的自创菜品,几十年始终畅销,老少四代人都特别喜欢吃。最后上桌的是一盘横道小镇的压桌菜,尖椒干豆腐。

父亲满大荣老人今年八十五岁,老人家60年代参加过大兴安岭地区牙林线和嫩林线铁路建设,当年第一张工作证上的职名是“开山工”。他的青春时光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那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满大荣老人不善言辞,那段奉献青春洒下汗水的艰苦岁月,已经化作老人坚毅的目光和深邃的皱纹,历经艰难岁月沉积下来的力量,历经风雨磨难积攒下来的厚重,已经成为老人身上不怒自威的气质。老人家话语不多,说出来的数据却都是准确无误的,一根钢轨,从12.5米到25米的变迁,大兴安岭地区最短的相邻火车站距离,这些专业数据,老人记得准确,说得一点都不犹豫,这让搞行车组织工作的小儿子和搞工务检修工作的小姑爷,都很佩服。

老太太提醒女儿满娟拍一张吃饭的照片发到“幸福一家人”的微信群里,工作在牡丹江客运段的大姑爷今天出乘,大女儿满霞一家人没回到横道河子,工作在牡丹江车站的小儿媳妇刘颖今天也在单位值班。

满大荣老人70年代初从铁路工程局转岗来到横道河子工务段。老伴带着四个孩子从河北衡水老家一起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大山里。老太太声音爽朗,脸上满是舒展的笑容。回忆当年,她把四个孩子锁在家里,她和工友四个人卸一车六十吨的砂石料,赚3块钱。冬天大雪封门,她去车站扫雪,1米厚的积雪,扫完一根12.5米的钢轨,赚1块钱。她养猪养鸡,她养的大黑狗看家护院十五年,她给孩子做的棉裤能站立起来。提到那些日子,老人家的眼里有了泪光,坚强的老人终究没让那滴眼泪落下来。

我们就着大煎饼小炸鱼,梳理了一个世纪的时光,那是横道小镇上一个平凡家庭的过往和今朝,苦中有乐,泪中带笑,日子悠然而过。这是横道小镇一家人平凡而温暖的日子里携手走过的岁月,是冰天雪地的大山里人间烟火悲欢离合的日常。

这片黑土地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养活了他们一家人,这座小镇见证了这一家人如今的幸福。

我曾走进横道小镇最美的老房子,吃过最隆重的西餐,我以为我是懂这小镇的,异域风情的老建筑,川流而过的横道河,历经百年风雨的老火车站,那条傲然而来的高速铁路,它们都曾喧腾在我的笔下。

今晚,我在横道小镇一个朴素的家里,在一个朴素的故事里,失眠了。横道小镇的每一笔沧桑都是这些平凡人写下来的史诗。横道小镇的每一处风景,都有这些普通人用尽全力守候的生活。

此刻,月亮一定爬上了山头,树木掩映的博物馆大门口那两盏夜灯也该亮起来了。夜凉如水,那些老房子,舒展开被阳光晒出来的褶皱,那些山间小路已经被夜色掩盖。那些旅人一定有了温暖的去处,夜行的火车,渐行渐远。

明天,满娟和那些勤劳的横道小镇人还要早起。明天,我要和满娟一起重走满大荣老人家辛勤劳作过的横道小镇。



《栖》 版画 1982年 李士学

昆曲

殷玉超

台上花开又一季,台下风雨几时起?戏台之上的花开花落,悲欢离合总能牵动着戏人的心。

记忆中,外婆是爱听戏的,她爱昆曲,《桃花扇》《泣颜回》等。农闲时,她会在家煮上一壶红茶,就着那些吴侬软语,闭上眼睛慢慢听,手指微曲轻轻敲打着躺椅的扶手,午后的阳光洒在她身上,阳光柔柔地捧着外婆的脸。

外婆总想培养我听戏的爱好,有时她会抱我在膝头,可儿时的我,哪里听得进去那些咿咿呀呀的戏词?小脑袋不住地上下颠着打瞌睡,哈喇子流出来也浑然不知。

这时,外婆看着我困顿的样子,就会无奈地拍醒我,说:“你个坐不住的小崽子,行了,去玩吧!”每每听到这句话,我立马像打了鸡血一般跑得飞快,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生怕她又叫我回去。

还记得外婆第一次带我去城里看昆曲演出,那时候我才十岁,刚读三年级。一个小小不点坐在满场大人中,我感到十分别扭,可外婆很开心:“这是我外孙女,跟我来听听戏!”其他叔叔阿姨说:“小孩子爱听这个不容易,不管听不听得懂,都要坚持多接触咱的国学精神啊!”

我有点不好意思,可没等开口,台上开戏了——《长生殿》。第一次现场听戏,我并听不懂昆曲艺术,本以为无趣,后来却渐渐被那婉转的唱腔,华丽的戏服吸引住,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人儿。唱到贵妃明皇初相见时,我看着我艺术家那轻盈的步伐,情不自禁地鼓掌,外婆一把按下我的手。后来我才知

道,懂戏的人知道哪里值得鼓掌,万万不能瞎起哄鼓掌。出了戏院之后,外婆趁机教育我:“音韵,这看戏跟做人是一样的,看戏时,值得鼓掌的地方才鼓掌,做人也一样,要做什么才做什么,不能莽撞地去做事。否则,你永远也不会成功。”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外婆已经病逝好几年了,但家中的昆曲声从未断过。每隔一段时间,外公就会坐在外婆在世时坐的那把藤椅上听一段昆曲。因为昆曲,他们相识相知,到最后相濡以沫。这不是所谓的罗曼蒂克情节,而是一对夫妻平凡且真实的珍贵记忆。

半个世纪的携手,昆曲一直陪伴着他们,对于他们而言,这已经不仅仅是传统艺术,国之精粹,更像一个老朋友,一份感情的纽带。

每当思念外婆的时候,我就和外公一起再听一段这充满魅力的艺术。这不仅是我怀念她的方式,也是因为如今的我渐渐也喜欢上了昆曲。我不懂,但是我爱那婉转的唱腔,华美的戏服,婀娜的身姿,甚至爱听戏歌,我也会在假期的午后泡一杯茶,任凭阳光铺满全身,就着那些戏词,享受这静谧与安宁。

停下手中的笔,望着窗外如墨的夜空,似是看到了外婆当年在躺椅上静静听戏,而外公在不远处读着报纸,岁月静好,她和他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我也不由得一笑,闭上眼睛,蓦地想起一句《长生殿》里的戏词:情双好,情双好,纵百岁,犹嫌少……

桥是粉色的。不是那种很明艳的粉色,或许是因为铺架在车道上面,那粉色有些灰蒙蒙的,显得沉静而温和。桥横在我上班必经的路上,连接公交站与地铁站,它离两个车站都有一段距离,于是我得以每天走出一个马蹄形,穿梭在这座桥上。那粉色总是令我想起城市的晚霞,在天气晴好的晚上,粉色会铺满江边的天空,有时跟橘红混合在一起,有时跟蓝紫混合在一起。在桥上,我从未曾见过这样的天空,每日里,它护送我到江边的一段路程,待度过充实的一天之后,才能够看到这美丽的景象。

我想城市里总是有与我逆着方向的人,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大门时,便能看到那令人迷醉的天空笼罩在这座桥之上,哈尔滨总不吝惜于给予每个人独特的景致。在那粉色铺满天空之前稍早一些,在一个合适的角度,站在窗边或许能够看到阳光洒在对面大楼的玻璃上面,一层一层的玻璃被分割成色块,排列成渐变的颜色,又泾渭分明。而稍晚一些呢,或许可以加入坐在江岸边的人群当中,坐在江岸边会使天空的颜色呈现出更缓慢的变化。看得入了迷,却好一会儿都觉不出不同,唯有刚刚坐下时就拍好照片,此时再拿出来,才会恍然发现眼前早就换了样子。

五月里,粉桥旁的街道盛开着粉色的丁香,或者说,五月里的每一条街道都盛开着丁香,丁香是春天的气息。城市总是有着她独特的气息,外地的游子从机舱门或是火车上下来的一刻,哈尔滨凛冽又熟悉的气息就会第一时间迎接他们,让旅途的疲惫被冷意惊醒,一扫而空。这里的花不像南方开得那样早,有的地方,仿佛四季如一,时间不曾在那里留下痕迹。而哈尔滨的四季是分明的,流动的,永远值得期待的。漫长冰封后的迎春花带来新生的消息,桃李次第开放,叶子由柔嫩的绿芽展开浓荫,惬意的夏天不会太过炎热,但人们依然愿意在冷饮厅中消暑,再到秋日,层叠的色彩攀上树梢,遍洒大地,丰饶的土地孕育完甘美的果实,即将归于休息。呀!在某一天,人们会惊呼出声,今年的初雪降落了。

或许一座城市中的人们并不常去关注城市的细节,因为一切都给他带来一种熟悉的安稳,就像在一段细水流长的爱情当中,人们便不再执着于去分辨“你爱不爱我”的细节,一切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我们像熟悉四季的衣柜一样熟悉对方的衣橱,因为我们曾手挽着手在商场中共同挑选。我们会渴望知晓对方的过去,共度对方的未来。

有时,哈尔滨在我心中是一种浓重的绿色,或许是因为火车站和索菲亚教堂旁的连廊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种绿色好像是走进了电影里,又好像一百年前,城市中的桥、火车站和连廊就是这样的簇新。这座铁路的交会之处,在一节一节车厢上建立了城市,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间或有异国的来客。我们一字一句地倾听爱人讲述过往的经历,属于孩子的小小冒险,青涩的心事,燃烧激情的岁月,饱含着疾病与汗水,也饱含着昂扬与喜悦。

还有时,哈尔滨在我心中是一种挺拔的蓝灰色,江岸两侧既常驻有消闲的人群,也耸立着玻璃的高厦,驾车过江桥,江水在日光下粼粼,闪烁出金属的光泽。大概城市也会生长,曾经的连路灯也没有的小路旁建起学校,曾经苇草占据的水畔汇聚工业园区。每一个人都想要向前,更向前,我知道爱人也希望与同辈们你追我赶,奔向想象描绘的未来,一个更丰富的、更安全的、更幸福的未来。

当我们懵懂地降临人世时,一丝一毫都不曾知晓这一生的秘密,我们会在哪里度过这一生,我们会与谁相伴,直到生命的尽头。然后我们长大,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第一次出门,第一次感受到风。城市抚摸着我们,我们呼吸,饮水,我们与城市交换自己,与城市成为一个整体。有时我们也会踏上旅途,有些人最终会回到家,有些人会找到家,人们会找到契合的对象,最终成为完整的圆。

于是我穿梭在这座粉色的桥上,不设下任何期限,那是一道甜蜜的纪念,关乎我和我的城市,哈尔滨。

吴宜洁

尔滨之恋

甜蜜的纪念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请关注龙头条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